

番号——是对他们所有辛苦努力的证明，也是对所有生命的证明。

番号——是战争中逝者的尊严，生者的记忆。

永不磨灭的

番号

徐纪周 著

朱俊懿 改编



中国三峡出版社

徐纪周 著
朱俊懿 改编

永不磨灭的

番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不磨灭的番号/徐纪周著;朱俊懿改编. —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 8

ISBN 978 - 7 - 80223 - 751 - 3

I. ①永… II. ①徐…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2856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010) 86112758 8611682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数: 300 千

ISBN 978 - 7 - 80223 - 751 - 3 定价: 32.00 元

引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很多城市得到了大规模扩建。随着城市的扩大，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小王庄也被开发成了一片别墅区。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从小王庄路口看过去，远处巍峨的山脉勾勒出鬼斧神工的青黛色曲线。

开发区动工的那天，市政府来了很多官员道贺，开工仪式异常热闹红火。然而，当施工队的挖斗车轰鸣着开工破土，却出人意料地挖出了累累白骨和锈迹斑斑的铁器……

很快，技术人员便确认了这是一处抗日战争遗址，沾满泥土的日本军刀和写着繁体“莱仙”的军用罐头被挖掘出来。

村委书记吴大全挠着头皮为难地说：“听说打鬼子的时候，俺们这确实住过八路的队伍。但是打仗打得人都不剩几个了，后来的住户大多是山东迁过来的，没人知道具体的事，怎么就在这儿挖出战场来了呢！你看这事闹的。”

开发商铁青着脸坐上“四个圈”扬尘而去，甩下当初看地的风水先生吃灰。县长张大人则笑眯眯地跟文化局的汤局长商量着在这儿弄个抗日遗迹展，振兴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穿过人群，走向那些摊放着的出土文物。陪同老人一起来的是个年轻姑娘，她搀了老人一把，帮老人跨进临时用绳子圈起的隔离区。旁边看护的工作人员赶紧上前想要阻止，姑娘迎上来说：“这位是军区的老首长，县里请他来帮忙确认遗址的，他以前在这里打过仗……”

老人蹲下身子，仔细辨认着。他双手捧起一把红木梳子。那把梳子断了两个齿，雕纹里的积土还没完全清扫干净，但仍能看得出是一把做工精致的梳子，不是男人用的款式，应该是某个大小姐梳妆匣里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硝烟弥漫战场？老人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手忽然哆嗦起来，仿佛捧不住那枚小小的梳子。

“团长……我……我归队了！”老人脸上老泪纵横，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把手握在手心，捂在胸口。

人群被这阵骚动吸引，纷纷向老人投去探寻的目光。

汤局长悄悄地靠近县长：“那梳子，肯定值钱！”

第一章

艳阳高照，小王庄一片宁静祥和。然而往北三十里外的大荒野，却是另外一幅景象。黎明的薄雾中，硝烟还没有散尽，炮弹炸翻起来的泥土散发着焦糊的味道。一望无际的开阔地上横七竖八倒卧着许多日本鬼子的尸体，有些鬼子半个身子栽进八路军阵地前沿的壕沟里。八路军的地面防御工事已经被炮火摧毁大半，但防线却没有出现丝毫的松动，残破的掩体下露出一双双乌亮的眼睛，警惕地观察着阵地前方。

其中一双眼睛特别贼亮，慢慢地探出战壕，黑溜溜的眼珠扫了两圈，忽地又潜了下去。他刚蹲下，有两个人就靠了过来，一左一右围上他。

“本事，瞅见啥没？”

“本事”，全称“李大本事”，本名“李赤水”，三十来岁，一米八的大个，透着股聪明的邪劲儿。其实他原来也不叫“李赤水”，是红军过赤水的时候救的饿殍。那时候军阀混战，青壮年都被拉去当了兵，地也就荒了，赶上天灾，十人九倒，要饭都不知道跪哪家，路倒全是饿的，一碗米汤就能救过来。李赤水喝了红军的米汤，从此就改了真名，叫了李赤水。结果救他的队伍第二天就被打散了，他只能回了河北老家。这几年走南闯北，就练出他一张嘴，七里八乡的毛头小子都喜欢听他讲外面的事，他也乐得吹，添油加醋地把自己说成上山打虎、下海捉蛟的壮士。渐渐地，就有了“李大本事”的称号，叫他“李赤水”的反而少了，真名就更没人知道。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没多久，战火就烧到了他的老家，李大本事是全村唯一见过汉阳造的，一通胡吹就当上了民兵队长。八路军炸了他老家的鬼子炮楼之后，李大本事就带着整个民兵队参加了八路。村里热烈欢送，八路军热烈欢迎，这下，李大本事感觉自己本事更大了。

战壕里围上来的是他的两个小兄弟，地瓜和热闹。

李大本事吐出嘴里的土面，喘了口气说：“鬼子都打光了，就剩咱的

人了，都在那儿捡鬼子的洋落儿呢，跟不要命似的！”

地瓜眼馋地说：“啥时候能轮上咱啊？不是说入伍就是主力吗？咋干的还是民兵的活？”

地瓜身后的壕沟里，歪七竖八蹲了一大片年轻后生，都是庄户人打扮，有的带着军帽，有的打着绑腿，有的两人手里一副担架，有几个人拿着长矛大刀，但就是没有一个扛枪的。他们全都看着李大本事，眼里满是跟地瓜一样的疑问。

李大本事捅了捅地瓜的腰眼：“不是发了你颗手榴弹么！”

“好啊，你敢藏私货！拿出来！”热闹说着就要扑向地瓜。

地瓜急了：“我日，别听他瞎说！”冲着李大本事嚷嚷，“咱这几十号人就你一个领着个带响的，拿出来给我们瞅瞅！”边说边去抢李大本事斜挎在腰上的王八盒子。

李大本事赶紧扒拉着他的手：“别动！枪也是随便瞅的吗？”

几个人正在纠缠，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嘹亮的声音。

“让开让开！”

李大本事扭头一看，一队衣着整齐的八路军战士扛着战利品，大吼大叫地穿过战壕。有人背着一大捆长枪，有人抬着榴弹炮，个个脸上都跟过节似的。

刚才说话的是个中年汉子，看打扮至少是个连长，脸上有道疤，从眼角一直到耳朵，肩上扛着挺捷克式机枪。他看李大本事不说话，只是盯着自己肩膀上的机枪发愣，就轻轻给了他一脚。

“几连的？跑这儿猫着来了！”

李大本事感觉被小瞧了，话里带气地顶了句：“三连！咋了！”

疤脸汉子轻蔑地笑笑：“三连？谢狗子的人？仗都快打完了，还窝在这儿干什么啊！”

热闹接茬儿：“连长说我们是后备队，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抬伤员。”

疤脸汉子哈哈大笑：“老三团的兵，哪个不是一个打十个？谁还用抬？去，到前面阵地帮忙打打下手，搬搬东西，回去也分你们几箱鬼子罐头尝尝！”

说完扬长而去。李大本事看着他的背影，狠狠地啐了口唾沫。

“抢了几条破枪，美得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枪到老子手里，一样打主力！到时候轮得到你美！”

地瓜凑上来说：“唉，刚才喊冲锋的就是他吧？”

热闹挠挠头：“吹号那会儿正好一个炮弹炸在我脑袋边上，我就没敢再抬头，不知道是不是他。”

地瓜自顾自地说：“你们还记得他喊得啥么？”

“喊得啥？”

“都给我上！把在自己婆娘炕头上的劲儿都使出来！敢情着炕头上的劲儿还真厉害，他们一上，鬼子就跑了。”

李大本事一拍地瓜脑袋：“就你这熊样，还惦记婆娘，你娶得着么？”

地瓜犯愁地说：“出来打鬼子的时候，跟家里把大天都说下来了，结果还是没能亲手干掉一个鬼子。让村里知道了，那就真不用娶媳妇儿了，这人丢的……”

李大本事说：“这不刚开始嘛！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时候到了，媳妇儿就有了。”

热闹接茬儿：“本事，你那么大本事，咋还没娶到媳妇儿？”

李大本事嘴一咧：“谁说没有！我告诉你，我那媳妇儿，貌似天仙，赛过貂蝉，能文能武，才德双全……”

地瓜热闹嘘声一片。

“你就吹吧……”

“梦见的吧……”

正说话，李大本事腰上的王八盒子突然“嗡嗡”地响了起来。

战壕里的年轻后生们全都吓了一跳，热闹更是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这里面到底装的啥啊？可别是炸弹吧？”

李大本事愣了好一会儿，哆嗦着把枪匣子打开，居然从里面掏出来一个闹钟。

所有人一脸鄙夷地看着他。

李大本事硬着头皮说：“看啥看！连长把枪匣子借给我的时候，又没说里头装的是啥！”

闹钟的时针指向三点整。

与此同时，阵地临时指挥所气氛凝重，通讯员立正待命，神色严肃。几乎所有的人都盯着政委于杰手腕上的大钢表，表上沾满了泥点。于政委用袖口简单擦了擦表盘，表盘上的时针也指向三点整。

于政委垂下手腕，直了直身子。

“总攻时间到了。”

团长章延安端着望远镜，沉着下令：“老三团所有部队全部压上去！”

“是！”通讯员一挺身子，转身冲出指挥所。

霎时间，刚刚消停了一会儿的战场枪炮齐鸣，八路军纷纷跳出战壕，排山倒海一般冲锋向前，冲在前面的战士把子弹全部打向日军的机枪火力点。日军稍作抵抗，很快便阵脚大乱，阵地前沿被撕开了一个大缺口。疤脸汉子大刀一挥，老三团的战士像潮水一般涌进了日军阵地，刺刀反射出耀眼的白光，霎时间鲜血飞溅。毫无斗志的日本鬼子丢下几十具断肢残骸，仓惶后撤。八路军乘胜追击，刺刀、大砍刀，如割败草，只杀得鬼子们恨自己跑起来前腿够不着地。

日军阵地后方，一群满身泥泞血污的日军，依靠山石的掩护苟延残喘。为首的藤田中队长半个身子已经被血浸透，靠指挥刀勉强支撑着身体。

“难道……难道真的要全军尽没于此吗？”藤田喃喃自语，忽然他眼露凶光，“高田！让士兵把机枪上的菊花徽记都铨掉。皇室的象征，绝不能落到支那人手里！居然被支那人逼迫到这种境地，我们只能在此以死谢罪了！”说着，他缓缓拔刀出鞘。

高田使劲儿按住他握着刀柄的手，说：“藤田君，现在就言败，还为时尚早。”

“我们已经冲锋了五次，都没有打破他们的包围圈，还能指望发生奇迹吗？”

“我观察了八路军的阵地，他们冲锋之后，西侧守军的枪声明显变得凌乱了。如果集中火力，攻击这个薄弱点，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藤田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精神大振。

“好！让炮手重新设定目标，机枪全部集中起来，准备发动第六次冲锋！”

疲惫不堪的迫击炮手拼尽全力调整炮口，设定射击诸元。

炮弹出膛，发出一阵闷响。

八路军阵地临时指挥所内，章团长正盯着作战地图，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又像是在跟别人说话：“小鬼子完了，看样子不出半个小时就能结束战斗。”

于政委却不轻松，紧皱着眉头说：“老章，不要太乐观，老三团几场

硬仗接连打下来兵员补给不够，我担心这次战线太长，防线上会出问题。”

说话间，一身泥血的通讯员冲进指挥所，喘着粗气急切地报告：“团长、政委，九连阵地吃紧！请求增援！”

章团长一怔：“哪支部队能调上去？”

“能上的全上了，后方只剩伤员了。”

“警卫连呢！调上去！”

“半个小时前您下的命令，补充到一营阵地了。”

章团长皱起眉头，于政委想了想：“新三连不是刚补充了兵员吗？叫谢狗子带人压上去！”

“是！”通讯员转身就跑。

指挥所外炮火连天，李大本事和他的弟兄们趴在战壕上，眼巴巴地看着。

李大本事羡慕地说：“瞧这仗打的，等轮上咱们，连根鬼子毛都剩不下了。”

热闹说：“好歹捡把刺刀回去，也有个说的啊。”

正说话，远远地就见通讯员在战壕里来回穿梭，边跑边大喊：“新三连的！新三连的有没有？”他随手抓住一个战士，“知道新三连在哪吗？”

“不知道，早打散了。”

通讯员焦急地四下张望，忽然李大本事钻了出来。

“新三连的，这儿有！”

通讯员几步跨到他面前，上下打量着：“你是新三连的？怎么没见过你？你们连长呢？”

“连长早冲上去了，我们是后备队。”李大本事拍拍腰上的王八盒子，“我是排长！”

通讯员如释重负地说：“团指命令，让你们三连马上去补充九连阵地！”

“瞅见那边的枯树没？”通讯员手一指，“把那边守住了，不许放一个鬼子过去。快去找你们连长！”

“好！”李大本事乐颠颠地窜了回去，往怀抱担架的后生们中间一蹲，“走走走！给了块儿阵地，让咱去捡洋落儿！现成的便宜，快走啊！”

地瓜第一个跳起来，大伙迷迷糊糊地跟着李大本事跑了。

“快点地！磨磨蹭蹭的你们，这要是……”李大本事领头跑到枯树底下，一转身就冲后面喊。话还没说完，一颗榴弹就在他身边不远处炸开。已经被熏得漆黑的枯树猛烈地摇晃了一阵，李大本事“啪嚓”一下卧倒在壕沟里。

“趴下，快趴下！那啥……哦对，卧倒！”

接连几颗榴弹又炸开了花，灼热的泥土翻腾着砸落在惊恐的后生们的脸上。

热闹慌张地爬过来说：“我日咧，咋别的地方都不响炮，就往咱这打呢！”

地瓜咬着牙嚷嚷：“李大本事，你这领的这是啥道啊！”

李大本事脖子都抬不起来，脸朝下喊着：“冲我嚷嚷个鸟，这是上头的命令！”

热闹：“啥命令，让咱当炮灰？”

李大本事猛地撑起身子：“放屁，命令就是命令，你他娘……”话没说完，又一声爆炸响起。这次近在咫尺，李大本事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再抬头，耳朵里像塞了一百个小闹钟一个劲儿地响，光看见地瓜和热闹在他面前张牙舞爪，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他使劲儿盯着地瓜的脸，想看清楚他要干嘛。突然，就见地瓜愣了个神儿，又一下子满脸惊恐地伸手指向前面，也就是李大本事的身后。被炸懵了的李大本事顺着地瓜手指的方向看去，当时就吓醒了。

只见一片硝烟中，缓缓出现一群身影，黄军装、膏药旗，小鬼子满是血污的面孔，狰狞恐怖。

“鬼……鬼……”热闹吓得话都说不顺溜了。

鬼子们端着机枪，藤田举着指挥刀冲在最前面。在他们看来，前面就是逃离地狱的大门，看到希望的鬼子们不顾一切地狂奔在毫无掩护的开阔地上。这时候要是李大本事那群人手里能有一挺机枪，这些鬼子全是活靶子。

但是，李大本事只有一个装着闹钟的王八盒子，和一群吓傻了的担架队。

等他反应过来，鬼子已经快到身边了。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了一声：“顶住啊！”

一颗榴弹在他身后炸响，他白眼儿一翻昏了过去。

鬼子们手里的机枪喷射出恶毒的火焰，距离太近，立刻就有几个后生的胳膊手腕被打断，鲜血喷了热闹一脸，当即把他吓昏了过去。

藤田举刀砍翻两人，再要砍，却被高田拉住。

“藤田君，不要恋战，支那人肯定正在朝这边赶过来，撤退要紧！”

藤田恨恨地下令：“撤！”

鬼子们丢下吓傻了的地瓜他们，仓惶消失在硝烟中。

第二章

硝烟散尽，八路军打扫着战场。鬼子的尸体已经埋掉了，那些分不清的断肢残骸也一同埋了。能辨认出的八路军战士的遗体，正由文书仓促地统计着名单：陈旺、任山宝……一个个烈士的名字被简单地写在草纸的本子上。每次战斗结束，总是这样的工作，文书几乎已经麻木了。即使再大的胜利，也有自己人牺牲，往往战果越大，牺牲也越大。也许听到自己军队打了大胜仗却高兴不起来的人，只有负责统计伤亡的文书们了。

那些长眠地下的英烈们，有多少重名重姓被当作了别人？又有多少无名无姓就这么消失于人间？文书无法得知，他只是在私塾念了三天，写错了多少字自己也不清楚。每次烈士家属来寻亲人的尸骨，他就把他们带到一大片墓地上，随便指着一个没有名字的木牌。家属们低声压抑的抽泣，或者撕心裂肺的嚎啕，文书总是陪着掉泪。战斗的伤亡对于一支部队来说，是减员一百人、二百人，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断了一根梁，塌了一片天。

文书想过不干了，找到首长，宁愿上前线被鬼子打死，也不想后方看着这些肝肠寸断。首长气得眉毛都立起来了，骂他没出息，死都不怕，还怕看别人死，听别人哭。这是抗日，关系到民族兴亡，这个当口，你当自己的命还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吗？骂着骂着，首长的喉咙就堵上了，再也骂不出声音来，喘口气，红着眼睛摆摆手轰走他。

文书耷拉着脑袋走出门，抬头看见那些烈士家属们又来了。他们才走，翻了几座山，淌了几条河，刚回到家，又原路走了回来，带来个青壮的毛头小子，含着眼泪交到部队里，嘱咐着：“去当八路，杀鬼子，给你兄弟报仇！”

文书愣愣地看着，突然觉得，自己要好好记下这些名字。他掏出从鬼子指挥官那里缴获来的本子和钢笔，认真地询问并写下那些后生的名

字，一遍一遍确认：“你是叫王二蛋？你是叫张六斤？六斤的斤是这么写吗？”

黑云滚滚，闷雷声声，催促着打扫战场的人们。

而在八路军阵地临时指挥所里，此时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

章团长举着电话筒，根本不敢往耳朵上边凑，话筒对面传来洪钟般的骂声。

“首长骂师长，师长骂老子，老子就骂你！你他娘的吃草的啊，一个团打鬼子一个中队，愣让人给跑了！九纵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这团长要是干不了，趁早滚蛋，别在这儿给我现眼！”

电话“呼”地一声挂掉了。

章团长脸通红，一口气憋闷在胸里，拿眼去瞥谢狗子。

新三连连长谢狗子是个清秀的小伙子，头上绑着绷带，站在屋子中间，脸上鼻涕一把泪一把。

“听见了？你个败家玩意儿，老子枪毙了你！”

谢狗子抽抽鼻子，委屈地说：“团长，能赖我吗？命令没到我手里，我根本不知道啊！”

章团长眼睛一瞪：“那命令传给谁了？是不是你们三连的人？”

“是，可是那货才来了不到三天。”谢狗子眼泪又出来了，“原来就是个民兵队长，临时招上来抬担架的。谁知道他脑子叫哪头驴给踢了，愣敢跳出来接命令！”

“还是的！只要是三连的人，你谢狗子就逃不了干系！”

谢狗子拿眼神跟于政委求情，于政委赶紧打圆场。章团长气没出顺，接着骂：“就算他刚入伍半天，只要进了你三连的编制，就是你谢狗子的兵！出了事，你谢狗子就得兜着！”

谢狗子眼都哭肿了，抽泣着说：“您打我四十军棍出气都成，就一条，这连长我干不了，您给别人吧。”

团长一拍桌子：“说你两句，还跟我叫上板了！”

谢狗子拿袖子抹抹脸：“没有，您让我回来给您当警卫员吧，要不然，到哪个连队当个大头兵也成，反正三连我是再也不回了。”

“没出息……”章团长指着他鼻子，气一够呛。

于政委赶紧打断他的话：“接命令那小子胆子倒挺大，是什么来历？”

谢狗子说：“原本是个走村的麦客，能说会道，好张罗事，对八路军

感情还挺深，部队动员参军，他就带着村里的民兵都来了。”

“叫什么名？”

“大名不知道，都叫他李大本事。”

“哼！”章团长气哼哼地说，“我看就是个李大废物。要不是他刚入伍屁都不懂，你俩我一块儿枪毙！”

“啊——啊——嚏！”李大本事突然长长地打了个喷嚏。

他揉揉鼻子，一脸的稀松平常，环顾着这个仓库改成的禁闭室。屋里空间很大，没什么东西，分外敞亮开阔，几道天光从残破的屋顶照射下来。

门开了，负责看守的小战士拎了一坛小米粥，几个糠窝头摆在李大本事面前，故意挤兑他：“吃吧，大功臣。”

李大本事不接他的茬儿，装傻充愣地问：“哎，我说，外面吵吵啥呢？我这耳朵让炮震聋了，听不清。”

屋外大院，几个战士正拦着情绪激动的地瓜、热闹他们，人群中七嘴八舌地乱喊乱叫。

“李大本事！你给我出来！”

“出来！什么上头的命令，明明就是你假传圣旨！”

“就是，害我们搭上好几个弟兄性命，出来偿命！”

“偿命！偿命……”

小战士撇撇嘴，冲李大本事说：“都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

“啥？”

“找你算账的！”小战士大声喊。

“我又没犯错，找我干嘛？”

“你啊，就消停在这呆着，等团部的处理意见吧。只要走出这门，非让他们给撕吧烂了不可！”

李大本事脸上浮现出奇怪的表情，只出现了一瞬间，便又恢复了原先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他抓起一个糠窝头就往嘴里送。

“别光顾自个儿，”小战士拿手往里一指，“给里头那位也送过去。”说完就回身走出去，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李大本事往角落里一看，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坐在暗处，背对着他，看不到脸，只能看到个大光头，像和尚入定似的一动不动。

李大本事来了兴致，揣着窝头轻手轻脚地凑了过去。

“喂！”他捅了捅那人。

一点反应都没有。

李大本事使劲推了他一把：“吃饭了！”

那人一个哆嗦，手里什么东西“哗啦”撒了一地。

李大本事低头一看，原来是撒了一地黄豆，大多都滚到了稻草缝里。再一抬眼，正跟那人四目相对，李大本事差点乐出来。那是一张黝黑的脸，小鼻子小眼，十分滑稽。最逗的是他脖子上居然挂着一副小算盘，算盘珠黝黑锃亮，用的年头显然不短了。

那人开口说话了，一口的山西腔：“干甚那，一惊一乍的！”

一边说，一边低头翻捡掉在地上的黄豆粒。

李大本事乐出声来，随手捡起一颗：“你小子还藏着私货呢！”

那人劈手夺下，塞进自个儿嘴里，看都不看李大本事，低头继续找。

“这是上次打完仗发的，我一直攒着没吃。哎，别动！”他抬手把李大本事的脚掀起来，捡起他脚下的一粒黄豆，在身上擦了擦，攥在手里。

“三十八粒，少一粒，老子跟你没完！”

李大本事嘿嘿笑着，咬了一口窝头。

那人捡了半晌，终于全捡完了，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才小心地用草纸包好，揣回兜里。

“幸亏没少，算你小子运气。”

李大本事眯缝着眼说：“就没见过你这么抠的。”

“你懂啥？这豆子用糖水煮过，是糖豆。”那人抓起一个糠窝头嚼着，“你叫啥？”

“李大本事！”

这次换那人乐了：“李大本事！多大本事？”

“大了去了！”

“呦嗬，哪连的？”

“三连！”

那人笑得更厉害了：“谢狗子的人马！”

李大本事被他笑得脸上挂不住了，推了他一把说：“还没说你叫啥呢？”

“丁福通，叫我丁大算盘就行了。哎，外面那么多人吵吵，都是来寻你的？”

“是，看我落了难，他们心里挂不住，非要来送饭，让人给拦外面了。”

丁大算盘鼻子里“哼”了一声，继续问：“因为啥事进来的？”

“没啥大事。”李大本事挺了挺腰杆，“守阵地的时候跟鬼子拼刺刀拼红了眼，让鬼子头给溜了。本来该是连长的事，我替连长顶缸，就进来了。”

“吹吧，身上连个血点子都没有，还拼刺刀呢！”

“谁吹了？不信你出去打听打听去！”李大本事扯着脖子说，“老子祖上是陕西出来的李闯王，三百年前手下十万人马，攻城掠地，杀人放火，还做过几天皇上呢！要不是鞑子入关，咱家现在也是皇上！”

“继续吹，天都让你给吹破了，你咋不说你是玉皇大帝呢？”

“孙子吹！”李大本事说得口沫横飞，“俺有祖上留下的家谱！你再不信，摸摸我这后脑勺！”他抓起丁大算盘的手，往脑后摸，“我这脑袋上，天生长着反骨，相书上管这叫龙命！朱元璋、汉高祖，脑袋都是这么长的！”

丁大算盘让他一通忽悠，还真有些信了，仔细地摸了摸。

李大本事得意地说：“摸着没？就后面凸起来那一小块！”

话音未落，隔壁墙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咚！”

李大本事吓了一跳，丁大算盘却无动于衷。

又是一声接一声的闷响，愈发急促，“咚——咚——咚”。

李大本事惊诧地问：“对面关的是啥？牲口吧？”

“不是牲口。人！”

“人！人能整出这么大动静？”

“那可是个活祖宗，惹了他，比牲口还难对付。”

丁大算盘拉着李大本事坐下，拽过那坛小米粥，吃着喝着对他说：“那个原先是一营的侦察排长，打起仗来就不要命，跟发了疯似的。有一次让炮弹片削去了半片头盖骨，脑子都露出来了，所有人都以为他准活不成了，没想到，愣让医院里的洋大夫给救回来了！”

“咱这还有洋大夫？”

“西洋人，姓白，一脸黄胡子……哎，你别老打岔！那洋大夫不但救活了他的命，还找了块钢片，把他那露出来的脑子给糊住了！可打那儿起，这小子脑子就不好使了，轴得很，还落下个头痛病，疼起来七八个

人都制不住他！只能关在这禁闭室里，等他自个儿好。”

李大本事跟听天书似的：“那……他叫啥名？”

“吸铁石。”

“啥？”

“哪儿枪响得最厉害就往哪儿冲，不是吸铁石是啥？”

隔壁传来吸铁石低沉的吼声，那声音不像是能从人类的喉咙里发出来的，紧接着又是一声撞墙的声响。山墙似乎也跟着晃了两晃，残破的屋顶上掉下一些浮土来。

李大本事扒拉着掉在头上的浮土：“这叫得咋跟狼嚎似的，大白天听着都慎人。”

过了好一会儿，隔壁才停住折腾，门外热闹他们也被轰散了。李大本事趴在门板上往外看了一会儿，看大伙散了，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见丁大算盘正盯着自己看，尴尬地笑说：“我看看兄弟们走了没有，老在外面围着等我，我心里不落忍。”

丁大算盘嘲笑地哼了一鼻子。李大本事觉得不自在，话锋一转：“哎，你还没说，你是咋进来的？”

丁大算盘叹了口气：“我是团里的司务，大前天去乡里收粮食，拉了一车黑豆回来，走在半道上肚子闹腾，出去解手，一回来，车和驴都不见了！”

李大本事说：“你解手还跑多远，不找个能看见车的地方？”

丁大算盘一脸认真：“我当时走的那是官道，四下都是盐碱地。有粪，总要泻在庄稼地里才算糟蹋了不是？”

李大本事嫌恶心地扇扇鼻子，问：“后来呢？”

丁大算盘没注意到他的表情，接着说：“后来，我就四下里寻，顺着车轮子印进了附近的陈村，可家家户户都说没看见！我寻思黑豆还容易藏，那么大的驴还能藏哪儿？可愣就是不见了！找了两天，实在没辙，只能回来。回来，不就进来了？”

李大本事眼珠子转了两转，说：“眼下的事？”

丁大算盘点点头。

“那甭着急了，你那驴和车还没丢，一准儿能找回来！”

丁大算盘惊喜地一把抓住李大本事胳膊，问：“咋说？”

李大本事说：“陈村后面有座山，山里全是洞子，大的藏下个驴车不